

哥



展略
—
著

庸



庸人

展略

—
著


青森文化

不是說道理，而是借「道理」說人。

您了解一下角色的內心和思維模式就好了。

我也不知道甚麼是應該的，甚麼是不應該的。

我只是拿「觀點」當「工具」。

還有，本故事純屬虛構。

目錄

第一章——

世上本無事 庸人自擾之

005

第二章——

世上本無事？庸人本無擾

033

第三章——

世上滿世事 庸人當自擾

079

第四章——

世界即世事 庸人皆世人

127

第五章——

不見自擾不自擾 只見世事與世人

161

* 本故事純屬虛構，與現實個人、團體、地點和事件毫無關係。如有雷同實屬巧合。



第三章

世上滿世事
庸人當自擾

找到雙方都有空的日子，定好了下次和女友約會的時間地點。照慣例提早告訴家人要出門。

「甚麼？星期五你要去覆診啊。忘記了嗎？」媽媽馬上提醒。

「……」他真的忘記了。他出事受傷後要定期覆診。不是骨科，手術後覆診兩年就不用回骨科了。他要去的是另一間醫院的遺傳科。事情發生後，檢驗出他骨質形成有些許問題，是媽媽遺傳的，經醫院轉介去兒童醫院遺傳科後，每年都要覆診，直到永遠。

他很少忘記自己的份內事，也許是潛意識不想記起與那場事故有關的一切吧。

媽媽說：「那改期吧。」

「嗯。打電話去醫院改吧。」

「甚麼啊？我是叫你出門改期！」

「不好吧……」

「甚麼不好？有甚麼重要的？我都為你請假了。」

楠不再出聲，讓對話完結。

在媽媽沒注意下，他走到一旁打了一通電話。回頭過來說：「我打了電話去醫院

改期了。」

媽媽先是呆了一下，然後說：「你……哼！你還學會了暗渡陳倉、先斬後奏了！」

楠還在想「暗渡陳倉」用得對不對的時候，她已經迅速接受了狀況，言道：「算了吧。那改到了幾時？」

「反正我自己去就好了。」

「不行。我要和你去，你又會忘記的，告訴我。」

「……嗯，下星期三同樣時間。」

楠再「掙扎」一下說：「但我可以自己去。」

「不行，我要聽醫生怎麼說。」

「但你要請假……」

「不管。」

這段對話一邊進行——或許有點不符合「進行」的感覺，總之對話發生的時候，爸爸和姐姐在旁邊偷笑。楠注意到他們，心想：有人笑，至少多了一點意義。

電話響起訊息傳來的鈴聲。會是誰？他拿出手機看了一眼，原來是遙。因為想嘗試直播唱歌，來向楠尋求歌單的意見。

楠看了他給的列表，覺得非常不錯，其實根本不需要向自己問甚麼。只是當中不乏較高難度的歌曲，遙也正因此猶豫，這些歌曲排列，實在很符合直播效果，而且他也很想唱，只是若不在最佳狀態的話，能唱的信心不大。

「你到時根據狀態再決定唱不唱，不就好了？」楠向朋友提議。

「其實是這樣的，之前觀眾聽過我唱歌之後，說期待我會唱這幾首。我想儘量在這次滿足他們期待。」朋友答覆。

明白了實行的機會很大後，楠邊想，邊輸入回覆：「那好吧。如果你沒太大信心也堅持要唱的話，那你降低別人的期待就好了。先把醜話說在前面，然後有甚麼問題就哈哈大笑著，承認是在預期之內，大家笑笑就好了。取決於你的表現，有可能令大家預期每次直播唱歌都會出事故，甚至變成一個直播中玩笑式的『任務』，那以後都不用緊張了。」

隔了一會兒，遙來訊息：「哈！你是怎麼想出來的？有點意思！」

楠無奈地回應：「這不是原創，你知道的太少了。」最後再加一句：「反正笑你的人多了，就代表看你的人多了。」

朋友猶豫不安的心，只能被殷石楠安定下來。基本上直播會發生的事就這樣定了。

「那就星期五直播吧。」楠看到朋友的這段文字後，迅速反應：「根據你早就公開了的本星期直播時間表，星期五是休息日啊。」

「時間表不用跟那麼足嘛。」

看到朋友這個回覆，楠發送了一個聳肩攤手代表無奈的貼圖。

遙與自己很不一樣，換在以前，自己一定不敢苟同，但慢慢因為遙而接受了原來生活是可以有另一種輕鬆的態度。

「算了。隨便你吧。」他發送。

楠還要告訴遙一件事：「對了，那天直播我不看著沒有問題吧？」

「可以……怎麼了？」

「陪女友。」他傳出後等朋友回覆。縱使實際上朋友是馬上回覆，甚至回覆得還比較快，楠還是有種朋友回覆比剛才隔了更久的感覺。

遙傳來：「你真是……」

「重色輕友？」楠搶著說。

「一個好男友。我想說的是這個。」

星期五到來，出門與女友約會，做了甚麼已經不記得了，因為沒有刻意追求一場

要留下深刻印象的約會。

甚至他們都沒怎麼說過話。皆因殷石楠後來越想越覺得要看著遙，結果他一邊約會，一邊拿手機，戴一邊耳機看直播。

當然殷石楠想過女友會不滿意，不過跟女友在一起時，他的眼睛卻看不出這點來。雖然不肯定此舉動有多令人不滿，但殷石楠不怕，因為他認為他們的關係已經去到能容許他任性一點的地步了。他堅持繼續分神看。

有一部分的他，在想像朋友知道他這舉動之後有多意外。

「你太好了吧……」

他回：「不然出了甚麼事我會怪自己的。」

「你……」

「不用感謝我。我是一個自私的人，我這樣是為了自己而已。」他想像到這裏，禁不住展露笑容。雖然遙不會知道，但想像一下，還是沾沾自喜。

上次說不要坐地鐵回家，這次就坐巴士。楠在前頭先上車，帶著女友找兩個座位，靠窗的座位讓給女友，肩並肩坐下。突然他心血來潮，興奮地說：「我有一個關於坐巴士的……見解？想法吧。你想聽不？」

「好啊，你都這麼說了。」

殷石楠以全日最高漲的情緒說：「絕大部分人在上巴士的時候，如果一邊的四座位坐了三個人，另一邊的四座位坐了兩個人，都會選擇坐在兩個人的一邊，也就是少數的那邊。因為人抱著一個原則：你想附近越少人越好。這時候，你以為做了一個100%對的選擇，其實不然。」他整理一下思路，繼續：「因為有可能下個站多人的那一邊，所有人都下車，如果你是坐在那邊，就只剩你一個。也可能之後有人坐在你這邊，另一邊變得更少人……總之環境是會不斷變的。」他帶到自己的結論，手比劃著說：「也就是，其實是一場賭博。不管機率有多大都好，我想說的是，很多人覺得做決定的那一刻是對的，就是絕對正確，但你無法預見的事太多，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連自己賭了一次也不知道。」

「但是我可以中途換位啊？」Lily搭一句。

「一般很少吧？通常會寧願說服自己接受現狀，也不願意站起來多走兩步，引起別人注意。這就是慣性吧。」

「是嗎？我一般都會隨意換位。我不時見到其他人也會換位。」

「哦……是嗎？」他感到有點尷尬。興致勃勃地分享了一大堆，最後發現原來自

己跟他人連這麼小事都如此不同。他沒察覺，心中埋下了反省自己是否對人充滿偏見的種子。只是這棵種子並沒有那麼容易發芽，因為他在對人的看法上可是一塊頑固的石頭。

Lily 問了一個似乎藏在心中很久的問題：「你為甚麼不讀哲學？」

楠回答：「當初以為自己想讀商科。反正都讀了，是好是歹，都是一眨眼就畢業。」

「可以轉學系啊。」

「哪有這麼容易。」到此對話結束。說來他確實未試過轉學系。至於為甚麼未試過，可能撇除所有藉口，答案是心底裏他不喜歡改變吧。

Lily 看窗外風景。楠一直分神觀察女友，覺得安心，慶幸女朋友願意接受他、聽他說這些。他覺得自己非常幸運，遇到怎樣也願意捧著他的人。

然而他絲毫沒察覺，女友只是別過去冷冷的臉。

這邊直播非常順利，有人稱讚遙唱得好，甚至有幾個人打賞。他看見老觀眾獨孤頭大的打賞，雖然為數不多，但這是第一次在直播時間真的看見這個人出現，還是第一次打賞作為肯定，他心裏有點被觸動，多多感謝了他。

這晚不只唱得盡興，還得到別人肯定，想當然遙十分滿足。雖然殷石楠感到不對

勁，不過覺得問題應該不大，原本有話想說，也吞回去了。

誰知，連殷石楠也計錯了。

有觀眾在公開的匿名社群點名批評，那次直播中，遙對打賞金額比較少的觀眾表達了更多的謝意，甚至明顯看出比收到其他觀眾較高額的打賞來得開心，也主動與他有更多的互動。那篇投稿言詞犀利，充滿諷刺和批評，迅速引起人們的注意和討論。

這件事很快傳遍整個圈子——因為這個圈子太小，訊息被傳個兩下，基本上就是大家都知道。由於涉及與「服務態度」相關問題，事態也不複雜，連平時不太投入這個圈子的人也可以理解。

那是星期日，袁至遙和殷石楠知道消息後第一反應就是：也許世上本沒有公平，但擁有定下公平規則的權力卻不做，現在出問題了，也不算是純粹的不幸。

也就是他們首先責怪自己不妥當——儘管這不一定是事實。

楠想的是，這種事情的發生不算出奇。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，在其中的人不能毫無敬畏之心，何況現在要順的不是自然，是有意識的人。尤其是這個時代，有人不滿意就能做成很大傷害。

「原來我對你如此緊張，你卻未曾把我放在心上，而且眼中只有別人……」，「我

心向明月，明月照溝渠……」心痛的感覺在大腦中的處理與真實的痛楚差不多。也許牽涉情感的工作特別容易出現問題，因為情感才是最容易令人受傷的。

好好控制觀眾的比較和妒忌心態，是很需要智慧的。當然，這是可以被做到的。用貢獻換地位、換尊重、換關係，是正當的——至少這是大家的共識，甚至可以被白紙黑字規定。最重要的是，可以持續地執行。有敏銳的人會好好設計一切，包括每一句該說的話，而他就是不夠敏銳，甚麼也沒有事先聲明和設計，才無意中令人不滿。

楠早有一套理論，只是這些想法楠從來沒有說過，沒有為甚麼，只是某些……應該是大部分適合發表長篇大論的時候，他反而喜歡沉默。

但作為關心朋友的人，他計劃總有一天還是會說出來的，只是殷石楠對自己的要求高，總之待他想通之後才說，就變成很多話遲遲沒有說，現在弄成這種情況，他認為自己是有責任的。

這天楠回家之前去了買熟食加餸，帶回來放在桌面上，讓父母覺得奇怪。平時他才不會這樣，應該是有甚麼值得慶祝的事情發生，但看他一臉呆滯，一點也不像好的心情。

媽媽問了：「你這麼想吃嗎？」

「嗯……」楠連張開嘴巴好好說一句也不想。其實他不是想吃，也沒有甚麼其他想法，只是想為別人做一點事情。為任何人，做任何事情也無拘，總之為某人做一點甚麼事情也好。

即使父母再繼續追問下去，他亦根本不能再回答，因為他正憑一種無法表達的感覺操控身體，那是一種為了心靈上不難受，而使整個人變得麻木，然後隱隱約約覺得想找個人撒嬌，告訴對方自己有多沒用，卻也沒有那麼負面，甚至還帶著一點詩意。非但不會令人察覺自己不妥，甚至挺令人沉迷。只是這個狀態下，雖然他想做一點甚麼事情，但同時沒有動力做任何事情，就是這麼矛盾。他甚至連怎麼回來，到哪間店，買了甚麼都不記得了。

這是最終沉澱後得出來的結果。如果要找一個詞最適合形容沉澱之前那混雜了諸多情緒的他，大概是「愁」吧？

就在要開飯之前，他收到遙發來的訊息：「出來陪我？」

看到後，他馬上準備出門：「我要出去你們自己吃吧。」

「那你買的這些……」

「你們吃吧。」

到了旺角，遙遲到了。殷石楠當然不介意，更多的是擔心。遠處看到朋友走來，走得比平時慢，眼神直勾勾地看著地面，嘴半張，神色明顯憔悴，平時的笑容也消失不見。這是楠在遙面上見過最慘白的樣子。

他來到身邊發了聲：「啊。」

楠回了聲：「嗯。」

兩人到快餐店點了餐點，相對而坐。要開始吃但是食慾不佳，看起來像精挑細選過每條薯條才放入口。楠不想主動提起，但除了這件事，提任何事都更奇怪。結果兩人用餐完畢也未發一語。

楠確認朋友吃完後，打破了沉默：「好好道歉吧。」遙想都不用想，說：「我也這樣打算，只是未準備好。」

楠心裏想，現在是非常適合喝一杯的時候，但他是不喝酒的，而且也不想朋友借酒澆愁。

「去不去喝酒？」遙發問。

「你想去就去吧。」楠只能答應，也只能希望傳聞中酒的魔力能令他舒一點壓。

可是他們根本不敢去酒吧，他們在附近找「一間有酒牌的 Cafe」。

坐下點了兩支啤酒。遙覺得難喝到面目皺在一起。楠笑著也嘗了嘗，覺得除了苦也就這樣。

「難喝也是好的……把內心的難受分一點到嘴巴。」楠說。遙一口氣喝了半支。不知道是氣氛關係還是酒勁這麼快湊效，遙終於開始抱怨，再多喝兩杯就大發牢騷了，但他怪的不是任何人，他怪的是自己。楠只是靜靜的聽著他把壓力釋放出來，適時努力給點安慰，慢慢地大家的話匣子都打開了。

遙：「為甚麼要比較得到的反應？我不明白。打賞是某種交易嗎？那是不是應該跟他們好好溝通每次交易？會不會有點強人所難？可是我又不知道怎樣做……」

「付出總會想得到回報，每個人關注的還是自己，主要是為了換取關注和存在感吧。畢竟關注是可以值錢的，你的反應代表了這點。不過打賞確實應該有存在感，所以期望靠這樣來刷存在感也正常。但是你有沒有想過，只是不符合預期的話，反應為甚麼這麼大？」

「眼看見其他人都得到的待遇，自己卻沒有得到，確實很令人難受，是我做得不夠好，是我連這麼基本的事情也沒注意。雖然從來沒有人說過這個規矩，可能這是不用特別說，人人都知道的規則吧。花錢就要拿回『應得的』，大家都這樣想吧？」

楠不忍心看著他責怪自己的樣子。

「當感情涉及金錢，是不是就會帶來某種『應得』？這可能足夠我們永遠討論下去。怎樣也好，一般來說，對一個新人應該有點包容吧？而且有所不滿的話，理性地道出自己的不滿，下次不再支持就好。但如果抱有『懲罰別人』的心態，那只會毒害自己，實屬無謂。」

遙依舊垂頭喪氣，說：「但是有甚麼感受，確實可以向大家表達自己的真實情緒。因為我而有的情緒……」

「大家知道真相後，有人同意是有問題的話，選擇和你老死不相往來，最後客觀上你會受到懲罰的。如果一切都是理性的話，那就代表是咎由自取，也不用處理情感。一但加入了『懲罰別人』的自大，那誰能保證你受到的傷害不會超過你真正所應得的？」

楠察覺到自己好像說錯話，突然緊張，加快語速：「我不是說你是咎由自取，應該受懲罰，我只是說在充滿怨恨的人眼中，就算你家破……有再嚴重的後果也都是應得的。正因為主觀是如此不可靠，所以更突出了理性客觀的重要。」

「也對，他用字真的很……為甚麼要這麼惡毒？」

「用了『著色』詞，字裏行間透露出目的是懲罰人，也是個人修為的問題。所謂修為，大概包括可以大條道理地傷害別人時，怎麼選擇吧？其實他的修為如何根本沒人在意……還是說實在的：他不能接受，還有很多人能夠接受，他傷害你的同時，也損害了無數其他人，這個責任他會不會負？當然不會，因為他只想到自己。」

「負責任」，這也是殷石楠從來不告訴別人自己不開心的原因。他不懂得讓別人開心回來，不負責任的事他不想做，而且事情歸事情，情緒歸情緒，自己情緒自己處理。何況負能量是留給他自己沉醉其中盡情享受的。

遙說：「嗯……會不會損害其他人我不知道，但對我的傷害真是有的。」

「才不是這樣吧？」楠說。

他們用手機上網看大家的討論。

只是看到的第一條討論已經令他們展開頭腦風暴了。那是替他說話的，不過替他說話的人語氣也不太好，是怪那位觀眾自己甚麼都不知道，不認識那個老觀眾和他做過的事，在這裏小題大做，然後有人反駁，做個觀眾而已，為甚麼要知道這麼多？是不是要自行細數雙方以前做過的事來比較貢獻度？

遙一開始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，為甚麼會扯上「認識他」和「貢獻度」。但像殷

石楠這種心眼多的人一看就明白。人情世故，一要看階級有別；二要看親疏有別，那麼就有「認識那個老觀眾和他做過的事，就自然心服口服」的說法。遙不只知作何回應好，連作何感想自己也不清楚，只是覺得有人跳出來反駁一點也不出奇。

朋友不知應有何想法，但殷石楠想的可多了。

有件事雖然他早已猜到，但仍然必須問清楚，現在就是機會把一些話跟遙說：「其實你是怎麼看待觀眾的？」

「嗯……我從未試過如此受人重視，也從未試過如此把別人的快樂當做自己的快樂。那種有人對我有期待的感覺，雖然有壓力，但是每次想到觀眾會來看我直播，我都很開心。他們可能已經是我生活的意義。」

遙拿起酒杯，但沒有要喝的意思，就是擺弄一下，分散一下注意，令自己沒那麼尷尬，一邊繼續說：「我是真的把心拿出來交朋友的。」

楠點點頭，他聽到的是他早就知道的事情，他拿出最後的幽默說：「那麼直播就是大型好友交流現場？」

「嗯……算是吧？」

他們都輕輕笑了一笑。遙笑是因為不知還有甚麼好說。楠笑是因為有話還在想怎

麼說。

殷石楠說：「你有聽過甚麼是『鄧巴數』嗎？總之心理學說啊，人類的能力只能同時與150人保持人際關係……」楠平時一邊思考時，只會看著人身體說話，而現在他卻正眼看著遙雙眼說：「你知道我想說甚麼了嗎？」

輪到遙把頭微微垂下，停頓了，點了點頭，說：「嗯……不……：根本沒有150那麼多人跟我做朋友，就算真的滿了，那麼就會沒有其他觀眾來看我嗎？不會吧？」

楠努力去思考。可以作為根據的只有他自己，但他覺得這就夠了。他相信人人都具備所有人性，那麼觀察自己就可以洞悉所有人性，而他向來特別擅長觀察自己——這點是經過「認證」的。他為了準備將來在辦公室政治中保護自己，看過現代人之外還有縱橫法家和酷吏寫的書，而他從中肯定了自己「推己及人」的能力——因為他早從自己身上了解到人性的弱點和如何把人拖進黑暗，書中寫的對他來說都只是廢話。正因如此，現在他認為自己能看透別人的內心。他對人心有自己一套看法。

「可以有不算跟你做朋友的觀眾，但是當每個人都對你熱情，不夠熱情的人會認為自己是多餘的；當每個人都是你朋友，不夠熟悉的人會認為自己是多餘的；當每個人都默認了親疏有別，沒有被你看見的人會認為自己是多餘的；當有人能讓你哭、

讓你笑、讓你暖心、讓你痛心，自問自己不會是那個人的人……」

他停了一下。心裏想：「他會找到還有最後一個方法在你生命中留下痕跡，就是在你的心插一刀。」他心中生起一股無名的熾熱，他清楚地意識到不應該，但有時也沉醉在這種感覺。他是理解「寧願做傷你最深的人」和「得不到就毀掉」這些危險心態的人，更是能若無其事走過來，做一下動作毀掉人下半生的那種人。至於決定毀掉人多少，就單純取決於他「自我」的破洞有多大，而他的「自我」偏偏又很容易受傷。所以恰好，他能利用這點，反過來意識到所有危險。但這些話是不能說的，會嚇到朋友，會嚇到所有人。現在表面淡淡地說：「他會想：如果某一天我離開，你也能為我哭就好了，但我配的，只有默默離場，然後被忘記……」

最後這一句也著實搖動了遙的內心，縱使他覺得好像已經不是在討論自己。卑微、受委屈的角色是殷石楠最擅長扮演的。其實他也不想擅長，如果可以的話，他也不想明知有點離題也如此想要說出這句話。

楠話鋒一轉：「階級有別，親疏有別。你說的『朋友』，會考慮『階級高低』來交嗎？是不是看貢獻？身份？利用價值？資歷？你的『親疏』又是怎麼分的？社交嗎？共同經歷嗎？共同愛好嗎？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嗎？如何能跟你做朋友、提升親密度的

渠道甚麼的，應該要說清楚吧？甚麼都模糊不清，唯一清楚的只有別人在意自己在你心目中佔多重分量，比較在你心中排名的位置，那不出事就怪了！你真的要做的話，就好好地做，不要一切都要人『估估下』，不然的話會埋藏很多禍根的。」

很現實。殷石楠在這方面現實到有點可怕。

其實楠知道，與少量觀眾緊密聯繫是完全可以作為一種選擇的，事實上很多人都這樣做。畢竟這樣做下去好處更大也說不定。只是遙沒有想那麼多，默默地走了這條路而又做得不好而已。

但是殷石楠的腦袋一旦進入了「解決問題」模式，思想就變得死板、鑽牛角尖。他說要消除「估估下」，也不是故意要強人所難，只是一心覺得既然是營業的話，就不應有曖昧的地方，也不想可能曖昧是一切成立的基礎和有趣的部分？說來其實這是殷石楠自己對整個世界的心願。正因為他內心的深淵太大，他認為如果世界儘量淺顯簡單就好了。但很明顯，會怪異很多。

這也說明了他對這個圈子的理解：甚麼都可以發生、只要說清楚就甚麼都能被包容。

楠繼續：「我是想說，如果你自己都搞不清楚，別人更加搞不清楚，那小心會出

現不只社交會遇到的煩惱，而且這麼多人，還是以你為中心……社交倦怠這些就不用說了，一旦你稍為展現出差別待遇的話，是不是要人猜測『聖意』，反思怎樣能令你喜歡？如果有人眼看你和其他人更親密而自己不得其法，吃力不討好，沮喪甚至惱羞成怒的話；如果有熟人佔據了其他人跟你互動的空間的話；如果有人自恃跟你熟絡耀武揚威的話；如果有人覺得其他人『不夠份量』與你太親密的話；如果你必須在兩個人中做取捨的話，你有能力把控這些場面嗎？你需要我繼續說下去嗎？再說下去，我可以說到你哭出來，你信不信？」

殷石楠是一個不勇敢的人，他很保守，他想的永遠先從「保護」和「避開危險」出發，而很明顯，在他眼中甚麼都很危險，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危險的人。他說的那些情況都是源於他自己平時會有的想法，而其他人是怎樣，跟他如何不同，其實他不太清楚，但「遠離自己」，就是屬於他的生存之道。其實像他一樣脆弱，同時又忍不住要走出來改變世界的人，沒哪麼多……吧？

遙呆若木雞，毫無回應。其實是他從來沒有以人性的角度想過這些嚇人的情況，被嚇到了。但楠見狀，以為他心中毫無波瀾，繼續說：「再說現實一點的問題，你要儘量取你有限的朋友……」

「不用再說了！我明白了！」遙終於受不了。他已經一秒都不想再思考這些了。

聽完楠看似中立地分析了一大堆，入世未深的遙還未聽出，其實楠並不是中立的。先不說他撇開機率，用最壞後果來嚇人，光是從他選擇說出的都是負面信息，對有甚麼好處隻字不提，理應就知道他的立場其實是不支持朋友繼續走這條路。不過楠確實從未想過扮演中立的角色，畢竟他不相信存在所謂的中立。他認為不可能確保正反方觀點的說服力一致，可能多說一句，想得深一層，他的說服力就偏向一點，那就不算中立了。所以既然他自問自己做不到中立，就不如擺明車馬。

他就是不明白朋友現在需要的，是去了解不同的想法。「儘量」保持中立才是他應該做的。

楠：「如果你自問做不到，就從一開始不要給人任何盼頭。你不想對自己的路線作改變？」

遙明顯已經動搖得想找東西捉緊，又不知應該捉緊甚麼。遙問：「如果改，可以改成怎樣？」

殷石楠得逞了。不過他確實有他的原因——怎麼會沒有？他做事最講理由——即使是編出來的也好。除了因為他不相信遙能做好這一切之外，更因為即使與具體的人

接觸時他是如此冷漠，他這種人還總是想顧及每一個人的感受。他這種心態嚴重到，甚至會忽略這不是他全權負責的範疇。他亦不知道甚麼想法才是多數、其實對大家都最好的關係是怎樣。他就是管得太多，但又不是真的了解別人。也是，他根本不覺得要去了解，只是覺得沒有比他的意思更好的選擇。

但至少他不是個會提出問題令人困惑之後，不負責解答問題的人。

「先不要誤會啊，其實，也有人是抱著凡事隨心做就好的態度，你就有點這樣的態度。但有人隨心，到某些時候就會有某些人不開心。看遇不遇到那些時候和那些會不開心的人而已。當然，也可以選擇不理他們，那些不高興的人自行離開也是正確，但是就要看無法滿足的人佔多少部分，也許有人是因為真性情而被吸引，甚至成為忠實觀眾。無可否認在現在這個圈子裏，有自己特色似乎更重要，反正扮出一副『專業』模樣也不代表能擴闊觀眾群；但在你的個案來說，現階段還是前期要給人留下好印象的階段，可任性的空間可沒那麼多……」他早已經得逞了，這個時候才來扮客觀。

他要開始了。他說：「強調『貢獻度』又會有人反感，光是看『社交能力』又會有人反感，那不特別強調重要性之下，『對貢獻有基本反饋』和『有限度的社交』可以嗎？這應該就是其他 VTuber 的處理，儘量對每一個人平等就怎樣都錯不了。嗯……

是平等還是公平呢？兩者可不一樣。我想說，至少確保任何人為你做了一樣的事都得到基本同樣的待遇，你自己沒有規定的，就預設不能做，一旦做了就要對所有人持續地做……」一邊說，心裏不禁想：為甚麼總會遇上只有很少人會遇上的問題？然後想到自己的人生，不禁嘆了一口氣。

其實他所說的都是非常基本的事情，但「基本」代表「重要」，既然是從頭開始去建立，那殷石楠就想鉅細無遺，畢竟他就是個想一切都盡在掌握的人。

總之他向這個方向為朋友想應該以甚麼原則行事——世事就算再複雜，都只是一條條的原則，像候鳥群能組成千變萬化的陣式，都只是因牠們跟隨幾條簡單的原則。他不斷這樣推下去：「每當這般這般，就這般這般；每當那般那般，就那般那般……」遙聽著，心裏不是滋味。明明是人與人的交流，現在變成冷冰冰的計算，好像把人變成一種可以擺佈的客體。

殷石楠捕捉到他的情緒，但是不管那麼多，只覺得任何需要苦心經營的事情，都總免不了不近人情的時候，尤其是當涉及金錢，至少公開要這樣表現。俗語說：「慈不掌兵，情不立事，義不理財，善不為官。」殷石楠畢竟是商科出身的，定這種守則比較適合。

「我還是不覺得……」遙面有難色：「我覺得……不用變……那麼多……」似有話不知怎麼說：「沒有……」

殷石楠說道：「那至少，你應該想儘量避免有人過分關注你的種種舉動吧？你又不是想得特別詳盡的人，讓人有了成為親近你的一份子的盼頭，這可是會為你添上許多你沒想過的期望。這樣的話，對你會是一種壓力，你也不想某一天被一些與你『真正的』直播內容無關的事拖垮你吧？」遙情緒低迷，流露出意有不平，但依然說：「是……比較好……吧？」

「如果他們的支持只是為了鼓勵你繼續這個 Project 以及純粹的心意，是否簡單很多？首先第一步，你要把自己和這個 Project 分開一點，才能多一點客觀。這樣也令你減少看待自己所呈現一切的盲點，才能方方面面塑造風氣，情感、語言、文字複雜得一言難盡。對大局要有意識、操作要有原則，但也只是能確保最基本的運行，不能帶給人最精確的『感覺』。要做到無時無刻、無孔不入地讓人接收到自己想表達、塑造的『感覺』，應先由心態入手……」反正殷石楠自己相信心的重要。

他繼續說：「不是說要完全把自己抽離，只是要比起你現在多分開一點。除了自己對身份的抽離，你和觀眾也要抽離一點，還是那句，不要完全抽離，心與心的連結

當然是好的，反而太疏遠的話，他們去看外國的VTuber就好了，我們本地的VTuber就是要較親近一點。建立自己的圈子完全沒有問題，跟接觸更多的大眾一般不衝突，只是，照你這樣順從自己的慣性的話，到某程度就可能無法兼顧……」

遙順著問：「到甚麼程度？」

楠回答：「當融入不了『群體』的人再無法感受到純粹的快樂時；當只有能力滿足你物質需求的人，看不見滿足你情感需求的人需要付出成本時……你真的需要問這個問題嗎？這不是應該從小就知道的事情嗎？」不管對不對，反正這些都是殷石楠現在真心認為的。

「噢……」遙有一絲哀傷，不知道有多少是為殷石楠感到哀傷的。

「至於到底是怎樣、你又要怎樣，我不知道如何告訴你。表演者不能只像表演者，更不能不像表演者。但再說仔細一點，那就很難……我只能以後看著你，把你往回拉一拉——如果你讓我插手你的事的話。」有些事情雖然楠自問掌握了，但還未想通如何有系統地教人同樣掌握。沒辦法，這就是教人的難處。本來就不容易，更何況現在談的是尺度問題，他又不是孔子，怎麼會有信心把中庸之道教好。

遙說：「我也只能靠你看著我了不是嗎？」

他們都點了點頭，然後雙方都若有所思。

楠正在檢視這次對話，他是如此關注自己的所有「表現」和「成果」。他為朋友想好，安排好一切做法，用盡話術等各種手段確保朋友跟著自己認定的路線走，還可以無時無刻都插手朋友的事——他確實會這樣做。他想起了那個人——自己的媽媽。

沒錯，就是這麼看似無緣無故的一瞬間，他突然驚覺自己不就是比媽媽更過分，一個妥妥的控制狂嗎？而且是把自已看世界的方法強加在別人身上，要把別人變成自己的控制狂。他終於發現這一點了，自己再一次成為了本來以為不會成為的人。

「他不能接受，還有很多人能夠接受……」這是殷石楠說的，而他卻不懂說給自已聽。

但事到如今，也只能這樣下去了。

遙沉下臉，眼半閉，看著檯面。看見朋友這樣子，楠開始怕，如果自己的想法是錯誤的話，會害人不淺，努力檢視自己的想法有沒有問題。他說：「不過其實網友有很多種，定義很廣泛。不用非常親近？某種網友之間也是可以算「朋友」，同時一視同仁，可以多於50人吧？所以也不是叫你拋棄朋友，不用擺出這副樣子。是我太……不靈活、開放……」

「嗯……」遙雖點著頭，但表情並沒好轉。接著說：「只是我不知道還有沒有以後。」

然後遙提到一些「勸退」他繼續做下去的意見。遙顯然是認真考慮過的。他說：「這次事件只是很小的因素，可能加上剛才一些帶給我的觀念上的衝擊，但最重要的還是成績……」

楠趕快說道：「成績不是剛剛開始好起來嗎？」

遙答：「就是因為好了一點我就沾沾自喜，反而提醒了我自己的極限在哪裏。」

遙看著酒杯裏的酒，說：「我實在想像不到自己真正成功的景象。我知道自己差太遠。跟別人比差太遠，跟自己的標準比也差太遠。」

「唉……甚麼叫『真正成功』？又重要嗎？」楠喝了一口，停頓一下後說：「廬山煙雨浙江潮，未到千般恨不消，到得還來別無事，廬山煙雨浙江潮。」

「甚麼意思？」

「叫你不要……算吧。你有你自己的想法。」

殷石楠現在察覺不到，自己說出了和以前的想法不一樣的話，就算察覺到，他也不會馬上明白是為甚麼。

然後遙全身放鬆，癱在沙發。說道：「也許我不應再發夢了。我一直抱著自己的初衷，但可能從一開始就是錯的，你說呢？」

楠本覺得放棄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，但看著現在朋友這樣，只覺不應這樣放棄。

「勇者」不應以這種方式倒下。他說道：「初衷就像親人，終會離去，你必須接受但你不能忘記。」遙聽後黯然地說一句：「Sad but true。」接著又喝了一大口。

「不。你不明白我在說甚麼……這樣說吧……」楠放下酒杯，再說：「這是你成長的機會。成長就是不再天真，是由對世界失望開始。努力不一定就成功，正如好人不一定有好報，正義不一定會勝利。但接受這一切，做好現在，面對未來，才是勇氣不是嗎？你現在出道還算短時間，看不到未來很正常。保持希望走下去，以此作為我們的熱血，好不？」

遙停了一會……他微笑一下，然後說：「你這番話，在哪裏抄回來的？」

「抄你個頭。這是很多人的想法，很多人，在很多地方說過類似的話。最多算是被啟發吧。」

遙弄了弄桌面的牙籤盒，斜眼看楠說：「但我覺得你說得最好。」他笑了。殷石楠也笑了。

殷石楠覺得自己安慰人並沒有如此大的進步，其實只是朋友想要有人來肯定一下而已。

有很多事情，只能接受可能永遠無法達到，而儘量去做。包括他現在的安慰也一樣。惆悵，痛苦，沒有誰的鏡像神經元能安慰；沒有人能真正理解另一個人，但是儘量去做，還是有意義的……想到這裏，殷石楠突然起了雞皮疙瘩。他有如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，有些頑固的地方被打通了。

楠很快回過神來，向遙問：「話說你的初衷是甚麼？」

「哼嗯……」遙稍稍抬了抬頭，露出了楠想不起有見過的眼神，從眼神中看到的，是有些懷念，有些感觸。

「天邊那平凡、暗淡的星，也能是宇宙另一邊某人的太陽。」遙空虛的手去擺弄著酒杯，看著搖曳的酒，微笑道：「也許我變得越來越像你了。」

楠也微笑了一下，輕點一下頭。然後又再收起了笑容：「不……並沒有。」

「你這個有夢想的人，怎麼會像我。」

楠也連斟好幾杯。到這份上，陪朋友喝不只是一種責任，也是自我抒發。他確實不乏傷心和內疚。幾杯下肚後，後來的事就只剩下模糊的記憶了。

一晚過去。楠在一張與平時不同的床上醒來。他半睜著眼看到左邊的房門上掛著的一幅掛畫，馬上清楚這裏是遙的房間。遙停看手上的漫畫，從書桌轉頭說：「你終於醒了。昨晚你的媽媽打電話給你，我替你接了。我如實說你喝醉了，你在我這裏。」

家人知道遙是一個可靠的人。殷石楠早就談及過朋友的事——儘管他是那麼不愛分享。總之家人們似乎因為他有這個朋友而放下了很多憂慮。而且這並不是第一次在朋友家留宿。話雖如此，放任喝醉的兒子打擾別人還是有點奇怪。

「他們不來接我？」

「我說不用的。我本來想等你醒了，我們再聊點甚麼。不過現在不用了，我想明白了。」

「你可以靠自己想明白事情的嗎？」

「仆啦你。」

「嘻嘻……哈哈哈哈哈……」兩個人相顧而笑。

楠努力回想，只依稀記得昨晚好像有女生過來，不知是搭訕還是關心他們，然後被自己趕走了。除此之外沒有對任何事情留下印象。他沒想到自己比遙更早醉，遙也沒有嘗試到酩酊大醉的感覺，甚至如果真的有女生來搭訕，可能他還阻礙了一些重要

事情發生。他懷著極不好意思的心情說：「本來是要讓你抒發的……今晚買酒回來？大家都可以醉。」

「不要了。」遙想了一下後說：「話說昨晚你罵老闆娘超好笑。沒想到你喝醉酒後是這麼放飛自我的。」

「……原來昨晚的是老闆娘啊……我要去道歉了。話說怎麼會好笑？」

「你說了一大堆很亂七八糟的詩詞還是成語，無人知道是甚麼意思。老闆娘都笑了。」楠背了過去，遮著因尷尬而紅透了的臉。

他轉回來說：「那……昨晚不好意思……」

「不用太內疚，喝醉之後做甚麼也不是你能控制的。」

「我又未去到內疚的程度……總之麻煩你了。」

「無所謂啦。朋友之間本來就是你麻煩我，我麻煩你啦。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說起來這好像是第一次我能為你做些甚麼。你從來都不麻煩我。」

「……」

殷石楠又再陷入思考。

「你在想甚麼？」遙問。

楠嘴上跟他說：「那你決定怎樣做？」

「開個直播道歉吧。就明晚。」

「好，你需要我跟你一起寫道歉稿嗎？」

「其實我都大概想好了，只是未寫，想到咖啡館寫。你想現在聽一聽嗎？」

楠直接回答：「其實我今天是約了女朋友的……」

「是啊……」

然後楠馬上說：「明天早上可以。」

「明天早上是指過了今晚十二點嗎？」遙不知是真問還是假問。楠苦笑著說：「那

是凌晨……」

「哦……那深夜呢？深夜和凌晨怎麼分？」

「……」楠無奈地說：「話說你這不是知道不算早上嗎？那就一於今晚十二點跟

你通話？」

「好啊……是今晚十二點還是明天十二點？」

「……」

庸人

庸人

作者：展略

編輯：林靜

封面設計：高郁雯 Aillia Kao

出版：紅出版（青森文化）

地址：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

出版計劃查詢電話：(852) 2540 7517

電郵：editor@red-publish.com

網址：<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>

香港總經銷：聯合新零售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台灣總經銷：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

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

(886) 2-8227-5988

<http://www.namode.com>

出版日期：2024 年 1 月

圖書分類：小說

I S B N : 978-988-8868-14-8

定價：港幣 88 元正／新台幣 360 元正

親人，友人，愛人，
陌生人，熟悉的陌生人……
人生在世離不開各種人。

這是一個長不大的少年被扔進這世界的故事。

學不到家的心理學、哲學、佛學、
偏頗的觀察、一顆偽善的心……

可以幫他渡過生離死別和VTuber世界裏的碰撞嗎？

一個敏感又內耗的人，

最終會蛻變成甚麼？



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

紅出版文化平台

加入我們：www.red-publish.com

Mod¹⁰⁰⁰E.

上架建議：小說

定價：港幣88元正／新台幣360元正

